

書名 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撰者 魏 何晏 集解，宋 邢昺
卷 卷十六
內容分類 經 四書 論語 宋
索書號 經部 彙刻-1
編號 A376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376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所藏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彙刻-1](#)

[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文本論語註疏解經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卷十六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一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 疏

學而第一

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弟子論撰之時以論

語爲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爲當篇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爲義例或亦以類相從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爲諸篇之先既以學爲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爲政以下諸篇所大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指此不煩說弟順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三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問孔子曰此是與師言之禮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者相猶導也孔子然荅子張言此固是相導樂師之禮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五 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六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 疏

季氏第十六

卷

正義曰此篇論天下無道政在大夫故孔子陳其正道揚其衰失稱損益以教人舉詩禮以訓子明君子之行正夫人之名以前篇首章記衛君靈公失禮此篇首章言魯臣季氏專恣故以次之也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

顓臾

註

孔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冉有與季

路爲季氏臣來告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王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王孔曰使主祭蒙山且在邦域之中矣王孔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王孔曰已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滅之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王孔曰歸咎於季氏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王馬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

當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王

包曰言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若不能何用相爲且爾

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王

馬曰柙檻也櫝匱也失虎毀玉豈非典守之過邪冉

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王馬曰固謂城郭完堅

兵甲利也費季氏邑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

曰求君子疾夫王孔曰疾如女之言舍曰欲之而必

爲之辭王

孔曰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

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王孔曰國

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政理之不均平不患貧而患不安。孔曰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包曰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孔曰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孔曰干楯也戈戟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

內也。

註

鄭曰蕭之言蕭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

至屏而始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後季氏家臣陽虎

果囚季桓子。

註

李氏至內也正義曰此章論魯卿季氏專恣征伐之事也季氏將伐顓臾

者顓臾伏義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於魯而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者冉有季路爲季氏臣來告孔子言季氏將有征伐之事於顓臾也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者無乃乃也爾女也踰二子同來告以冉求爲季氏宰相其室爲之聚斂故孔子獨疑求教之言將伐顓臾乃女是罪過與與疑辭也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者言昔者先王始封顓臾爲附庸之君使主祭蒙山蒙山在東故曰東蒙且在其域之中矣者魯之封域方七百里顓臾爲附庸屬魯爲社稷之臣何用伐滅之爲冉有曰夫子欲之

吾二臣者皆不欲也者夫子謂季氏也冉有歸其咎惡於季氏也故言季氏欲伐我二人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者周任古之良史也夫子見冉有歸咎於季氏故呼其名引周任之言以責之言爲人臣者當陳其才力度已所任以就其列位不能則當自退止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者相謂輔相焉何也言輔相人者當持其主之傾危扶其主之顛蹠若其不能何用彼相爲且爾言過矣者爾汝也汝爲季氏輔相而歸咎於季氏自是汝之言罪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柙中是誰之過與者此又爲輔相之人作弊也柙檻也柙匱也虎兕皆猛獸故設柙以制之龜玉皆大寶故設匱以藏之若虎兕失出於柙龜玉損毀於匱中是誰之過與者是典守者之過也以喻主君有闕是輔相者之過也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者此冉有乃自言欲伐顓臾之意也固謂城郭完堅兵甲利也費季氏邑言今夫顓臾城郭甲兵堅固而又近於費邑若今不伐而取之

後世必爲季氏子孫之憂也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日欲之而必爲之辭者孔子見冉有言將伐顓臾之意故又呼冉有名而責之如汝之言君子所憎疾夫以舍其貪利之說而更作他辭是所疾也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者此下孔子又爲言其正治之法以示非臆說故云丘也聞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言爲諸侯卿大夫者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但患政理之不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者言不憂國家貧但憂不能安民耳民安則國富也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孔子旣陳其所聞更爲言其理蓋言政教均平則不貧矣上下和同不患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如上所聞此應云均無寡安無貧而此乃云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者欲見政教均平又須上下和睦然後國富民多而社稷不傾危也故衍其文耳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者言夫政教能均平和安如此故遠方之人有不服者則當修文德使遠人慕其德化而來遠人旣來富以恩惠安存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者謂冉

有季路輔相季氏也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者謂不修文德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者民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言國內之民又不能以恩惠安撫致有異心不可會聚莫能固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者謂將伐顓臾也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蕭牆謂屏也蕭之言肅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孔子聖人有先見之明見季氏家臣擅命必知將爲季氏之禍因冉有言顓臾後世必爲子孫憂故言吾恐季孫之憂不遠在顓臾而近在蕭牆之內後季氏家臣陽虎果囚季桓子孔曰至孔子正義曰云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者僖二十一年左傳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杜註云太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顓臾在泰山南武陽縣東北是也云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魯者王制云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註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

以其名通也言此顓臾始封爲附庸之君以國事附於魯耳猶不爲魯臣故曰魯之附庸春秋之世強陵弱衆暴寡故當此季氏之時而顓臾已屬魯爲臣故曰當時臣屬魯也使主祭蒙山正義曰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地理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爲附庸在其域中正義曰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鄭註云曲阜魯地上公之封地方五百里加魯以四等之附庸方百里者二十四并五五二十五積四十九開方之得七百里言其顓臾爲附庸在此七百里封域之中也周任古之良史正義曰周大夫也與史侯臧文仲竝古人立言之賢者也馬曰至過邪正義曰云柙檻也者說文云柙檻也柙櫠也一曰圈以藏虎兕爾雅云兕野牛郭璞云一角青色重千斤說文云兕如野牛青色其皮堅厚可制鎧交州記曰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是也云犢匱也者亦說文云也孔曰于楯也戈戟也正

義曰干一名楯今謂之旁牌方言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爲一也施紛以持之孔註尚書費誓云施乃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且以爲飾也干扞也竝之以扞敵故收誓云比爾干也戈者考工記云戈柵六尺有六寸其刃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鄭玄註云戈今句矛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柵者也長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鄭司農云援直刃也胡子其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孔曰希少也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

失政死於乾侯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孔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爲家臣陽虎所囚陪臣

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孔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孔曰制之由君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孔曰無所非議

孔子至不議正義曰此一章論天下有道無道禮樂征伐所出不同

及言衰失之世數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者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作禮樂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是天下有道之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者謂天子微弱諸侯上僭自作禮樂專行征伐也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者希少也言政出諸侯不過十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也若魯昭公出奔齊是也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者言政在大夫不過五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矣若魯大夫季桓子爲陽虎所囚是也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者陪重也謂家臣也大夫已爲臣故謂家臣爲陪臣言陪臣擅權執國之政令不過三世必失其位不失者少矣若陽虎三世而出奔齊是也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者元爲政命制之由君也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議謂謗訕言天下有道則上酌民言以爲政教所行皆是則庶人無有非毀謗議也

王東遷者案周本紀云幽王三年嬖褒姒生伯服爲太子幽王之廢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隱六年左傳稱周桓公

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本紀又云於是

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曰是爲平王也云周始微弱者地理志云幽王淫褒姒滅宗周子平王東居洛邑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其詩謂之王國風是周始微弱也云諸侯自作禮樂者謂僭爲天子之禮樂若魯昭公之比也案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是也云專征伐者謂不由王命專擅行其征伐春秋之時諸侯皆是也云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者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卽位是王室微弱政在諸侯始於隱公卒弟桓公允立卒子莊公同立卒子閔公開立卒兄僖公申立卒子文公興立卒子宣公倭立卒子成公黑肱立卒子襄公午立卒子昭公嗣立是爲十世也春秋昭公二十五年公孫於齊三十一年卒於乾侯是也

孔曰至所囚正義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者謂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桓子

爲五世也云爲家臣陽虎所囚者定五年左傳云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是也陽虎至奔齊正義曰魯伐陽虎陽虎出奔齊在定九年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

鄭曰言此之時魯定公

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

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政逮於

大夫四世矣

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故夫三桓

之子孫微矣

孔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

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至哀公

皆衰

孔子至微矣正義曰此章言魯公室微弱政在大夫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者謂

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始於宣公言此之時在魯定公之初故爲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者逮及也言君之政令及於大夫至今四世矣謂季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者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故夫三桓子孫至哀公時皆衰微也

鄭曰至世矣正義曰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者文十八年左傳云文公子妃敬羸生宣公敬羸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是也公羊傳作子赤襄仲居東門故曰東門襄仲云至定公爲五世矣者謂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也

孔曰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正義曰此據左傳及世家文也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

便辟

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友善柔

馬曰面柔也友便佞損矣

鄭曰便辯也謂佞而

辯

記

孔子至損矣正義曰此章戒人擇友也益者三友損者三友者以人爲友損益於已其類各三也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者直謂正直諒謂誠信多聞謂博學以此三種之人爲友則有益於已也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者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者也善柔謂面柔和顏說色以誘人者也便辯也謂佞而復辯以此三種之人爲友則有損於已也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

節禮樂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動

得禮樂之

節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

孔曰恃尊貴以自恣樂佚遊

王曰佚遊出入不節樂宴樂損

矣

孔曰宴樂沈荒淫瀆三者自損之道

孔子至損矣正義曰此章言人心樂好損益之事各有三種也樂節

禮樂者謂凡所動作皆得禮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者謂好稱人之美也樂多貞友者謂好多得賢人以爲朋友也言好此三者於身有益也樂驕樂者謂恃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者謂好出入不節也樂宴樂者謂好沈荒淫溢也言好此三者自損之道也

沈荒淫瀆正義曰云沈者書微子云沈酗於酒言人以酒亂若沈沒於水故以耽酒爲沈也荒者廢也謂有所好樂而廢所掌之職事也書云酒荒於厥邑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皆是淫訓過也言耽酒爲過差也瀆

者媒慢也言無復禮節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

孔曰愆過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

鄭曰躁不安靜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

論語疏

卷之二十一

汲古閣

孔曰隱匿不盡情實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周

孔子至之瞽正義曰此章戒卑侍於尊審慎言語之法也侍於君子有三愆者愆過也言卑侍於尊有三種過失之事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者謂君子言事未及於已而輒先言是謂躁動不安靜也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者謂君子言論及已已應言而言是謂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者瞽謂無目之人也言未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若無目人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

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

在得

孔曰得貪得

孔子至在得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人自少及老有三種

戒慎之事也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者少謂人年二十九以下血氣猶弱筋骨未定貪色則自損故戒之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者壯謂氣力方當剛強喜於爭鬪故戒之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者老謂五十以上得謂貪得血氣既衰多好聚斂故戒之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

順吉逆凶天之命也畏

大人

大人卽聖人與天地合其德畏聖人之言

畏聖人之言

不可小知故侮之

孔子至之言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小人敬慢不同也君子有三畏者心服曰畏言君子心所畏服有三種之事也畏天命者謂作善降之

倫呂流

卷之十一

汾古閣

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故君子畏之畏大人者大人卽聖人也與天地合其德故君子畏之畏聖人之言者聖人之言深遠不可易知測故君子畏之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者言小人與君子相反天道恢疏故小人不知畏也狎大人者狎謂憒忽聖人直而不肆故小人忽之侮聖人之言者侮謂輕慢聖人之言不可小知故小人輕慢之而不行也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正義曰虞書大禹謨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孔安國云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道卽天命也天命無不報故可畏之大人卽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正義曰易云利見大人卽聖人也乾卦文言云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莊氏云謂覆載也與日月合其明謂照臨也與四時合其序若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之類也與鬼神合其吉凶若福善禍淫也此獨舉天地合其德者舉一隅也恢疏故不知畏正義曰案老子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言天之網羅恢恢疎遠刑淫賞善不失毫分也直而不肆故狎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

又其次也

孔曰困謂有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爲

下矣

孔曰困謂有所不通困而不學民斯爲

之者上也者謂聖人也學而知之者次也者言由學而知道次於聖人謂賢人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者人本不好學因其行事有所困屈不通發憤而學之者復次於賢人也因而不學民斯爲下矣者謂知困而不能學此爲下愚之民也孔曰困謂有所不通正義曰言於事不能通達者也左傳昭七年公如楚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是其困而學之者也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

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孔子至思義正義曰

此章言君子有九種之事當用心思慮使合禮義也
視思明者目觀爲視見微爲明言君子覩視當思見
微若離婁也聽思聰者耳聞爲聽聽遠爲聰言君子
耳聽當思聞遠若師曠也色思溫者顏色不可嚴猛
當思溫和也貌思恭者體貌接物不可驕亢當思恭
遜也言思忠者凡所言論不可隱欺當思盡其忠心
也事思敬者凡人執事多惰怠君子當思謹敬也疑
思問者已有疑事不使在躬當思問以辯之也忿思
難者謂人以非理忤己必忿怒心雖忿怒不可輕
易當思其後得無患難乎若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
其親是不思難者也見得思義者言
若有所得當思義然後取不可苟也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
其語矣

孔曰探湯喻去惡疾隱居以求其志行義

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孔

孔子至人也正義曰此章

言善人難得也見善如不及者言爲善常汲汲也見不善如探湯者人之探試熱湯其去之必速以喻見惡事去之疾也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者言今人與古人皆有能若此者也隱居以求其志者謂隱遜幽居以求遂其已志也行義以達其道者謂好行義事以達其仁道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者言但聞其語說古有此行之人也今則無有故未見其人也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孔

曰千駟

四千匹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

孔

馬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民到于今稱之其

斯之謂與

孔

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也齊景公至謂與正義曰此

章貴德也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者景公齊君景溢也馬四匹爲駢千駢四千匹也言齊君景公雖富有千駢及其死也無德可稱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者夷齊孤竹君之二子讓位適周遇武王伐紂諫之不入及武王旣誅紂義不食周粟故于河東郡蒲坂縣首陽山下采薇而食終餓死雖然窮餓民到于今稱之以爲古之賢人其此所謂以德爲稱者與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主馬曰以爲伯魚孔

子之子所聞當有異對曰未也嘗獨立主孔曰獨立謂孔子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

陳亢退而喜曰聞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也

陳亢至子也正義曰此章勉人爲詩爲禮

魚孔子之子鯉也弟子陳亢以爲伯魚是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於餘人故問之對曰未也者答言未有異聞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者伯魚對陳亢言雖未有異聞有時夫子會獨立於堂鯉疾趨而過其中庭夫子謂已曰學詩乎已卽對曰未也夫子又言不學詩無以言以古者會同皆賦詩見意若不學之何以爲言也鯉於是退而遂學通於詩也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者謂異日夫子又嘗獨立而伯魚趨過夫子訓之曰學禮乎荅言未也夫子又言若不學禮無以立身以禮者恭儉莊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不學之則無以立其身也鯉於是退而學通於禮聞斯二者蓋言別無異聞但聞此詩禮二者也陳亢退而喜

者旣問伯魚退而喜悅也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者亢言始但問異聞是問一也今乃聞詩可以言禮可以立且鯉也過庭方始受訓則知不常嘻嘻襄慢是又聞君子之疏遠其子也故爲得三所喜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孔曰小君君夫人之稱對異邦謙故曰寡小君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

其禮也

也邦君至夫人正義曰此章正夫人之名稱言與夫齊體上下之通稱故曰邦君之妻也君稱之曰夫人者夫之言扶也能扶成人君之德也邦君自

稱其妻則曰夫人也夫人自稱曰小童者自稱謙言已小弱之童稚也邦人稱之曰君夫人者謂國中之臣民言則繫君而稱之言是君之夫人故曰君夫人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者諸於也謂已國臣民稱已君之夫人於他國之人則曰寡小君對異邦謙也以對異邦稱君曰寡君謙言寡德之君夫人對君爲小故曰寡小君也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者謂稱他國君妻亦曰君夫人也以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論語註疏解經卷十六 終

論語註疏解經卷第十七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陽貨第十七

正義曰此篇論陪臣專恣因明性習知愚禮樂本末六蔽之惡二南之美

君子小人爲行各異今之與古其疾不同以前篇首章言大夫之惡此篇首章記家臣之亂尊卑之差故以相次也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孔曰陽貨陽虎也季氏家

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歸孔子豚
孔曰欲使往謝故遺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